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呂祖謙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姬曰畢萬畢公高之後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鬬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也魏地陘音於悕洽隘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爲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

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女婦未見賢遍反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繚音了漱悉候反○〔毛氏曰〕要褄也襋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褄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爲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褄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攕山廉反云好手貌韋氏曰石經作攕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勅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帝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

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脩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預如預反洳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采崔靈恩集注敍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敍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迷○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鄭氏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輅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

者主君公車之行列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爲轅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已宦音患轅音毛彼汾一曲言采其蘞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蘞水蒸音烝也孔氏曰水蒸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蒸也葉如車前○〔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黶音黯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爲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

詠之爲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爲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岡。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岡。山無草木也。○陳氏曰。岵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鄭氏

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爲深切也。〔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尚無幾愼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寤常志反寐也。

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屺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土田陋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彊陵弱衆暴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

疆。此詩所爲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郛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蓺草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菁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孔氏曰〕。魏雖城狹民稠。未必卽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陋隘耳。○釋文。閑閑作閒閒。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於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尙守古濛。容或數家井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若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力纏反。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元貆。音喧。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爲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滸者清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漣瀾雖異而義同）○〔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多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孔氏曰親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貆獸也）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爲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橫爲車之輻）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

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反順倫。兮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反邱倫。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爲困。孔氏曰方者爲倉。鶉鳥也。爾雅郭璞注曰鶉鵪之屬也。○鷕烏交反。孰食曰飧。說文曰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瞼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蠹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蠹食者蠹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毛氏曰〕貫、事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掊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

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蠹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〇〔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也。〇〔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〇〔毛氏曰〕。號、呼也。〇〔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〇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詔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烜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儉不中丁仲反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音洛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沸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爲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栖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音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蟋（俱勇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也。○陸璣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暮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憑末言也。除、去也。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

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所懈反灑掃。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

愛也。有朝廷不能以灑掃。非不好絜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嘗然無所知。將爲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掃。子有鐘鼓。何不鼓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爲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積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必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爲。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茎田節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莢。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枌。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卽著莢。皮色白。○〔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杻、檍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爲弓弩幹。○樗、敎書反。檍於力反。灑、色蟹反。也。孔氏曰。洒、謂以水灑地而掃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考、擊也。○〔鄭氏曰〕保、居有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然鮮明貌陳氏曰鑿鑿嚽嚽然衆貌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孔氏曰釋器黼領謂之襮孫氏注云繡刺黼文以襮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繡黼爲領○〔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鄭氏曰〕君子謂桓叔○〔歐陽氏曰〕揚之水

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　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繡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爲綃。〇孔氏曰。綃、繒名。〇郊特牲疏曰。晉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鑿鑿。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鑿鑿、清澈也。說文曰。水生涯石間曰鑿鑿。〇〔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音延善煩衍反　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　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本草同。今以兩手爲掬、則掬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例。○〔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掬。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爲掬。范氏曰、盈掬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掬、掬大於升。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亡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鄭氏曰〕三星、謂心是也、爲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孔氏曰、毛以秋冬爲昏時、王肅云、謂十月也。○〔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此

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〇〔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嘆也。〇〔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戶懈反。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唐漢張氏曰。若謂爲昏姻。則不得稱邂逅。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〇釋文。逅作覯。曰本又作逅。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〇〔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嘆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爲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雕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必政反。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敘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王氏曰〕湑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煢煢。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煢煢、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佽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卽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起居反　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爲裘。以豹飾袪。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曰。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毛氏曰。〕袪、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孔氏曰。〕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褎。徐敎反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窮極人之惡。○〔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釋文。褎作裦。曰本又作褎。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羊亮反　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宋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爲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爲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元年。翼人復逐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擾

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魚世反稷黍父母何怙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鴇之性不樹止王氏曰肅肅疾○孔氏曰鴇鳥連蹄樹止則爲苦○釋文曰鴇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孔氏曰〕

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櫰○鄭氏曰櫰者根相迫連棬致也櫰之忍反連側百反棬口本反致直置反○〔毛氏曰〕栩、柞也孔氏曰栩柞今柞櫟也其子爲皁或爲皂汁可以染皁柞子各反櫟力的反盬、不攻致也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穀我父母將何怙呼○〔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蘐亡貝反赤苗芭羌紀反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卑政反晉國其大夫爲于僞反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反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幷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曷爲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注驚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驚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繢棠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爲綉○絺恥知反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爲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許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

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程氏曰〕燠暖亦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暖。喬琳爲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爲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卽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卽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簒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杕音弟杜特生陰寡道左道東也○〔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也○〔范氏曰〕杕杜陰至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釋文云韓詩噬作逝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生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反矣孔氏曰獻公詭諸武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陳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於它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于楚木蘞亦生蔓而蒙于野中陸璣疏云蘞似拓樓葉盛而細○程氏

曰葛之生託於物蔽之生依于地與婦人依君子○〔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慶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邱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力丁反　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苓起興。○〔毛氏曰〕苓、大苦也。釋文曰。卽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程氏曰。又重誡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隱辟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堇荼也。○〔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辟。孔氏采引而

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二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朱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太費。是爲伯翳。列女傳云。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〇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云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驖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〇〔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尙氣概。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爲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強直者之可與有爲。而又

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力人反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郁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丁歷反桑薦反顙反也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驒騮盜驪赤兔的盧之稱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陂者曰阪下溼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秦仲也○〔毛氏曰〕耋老也八十曰耋○〔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

爲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田結反孔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爲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音洛焉。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

〔王氏曰〕駟驖言純駟也。○〔毛氏曰〕驖、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觜。故在手者惟六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驖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麏。亡悲反春秋獻鹿豕羣獸。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朱氏曰〕牡、獸

之牡者也。〇〔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〇〔毛氏曰〕拔、矢末也。孔氏曰以鏃爲首故拔爲末。〇〔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杜獸。驅以待公射之。是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轡音由車鑾盧丹反鑣彼驕反載獫力念反歇許竭反驕詐喬反

〔毛氏曰〕閑、習也。轡、轡也。鄭氏曰轡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〇〔朱氏曰〕鑾、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〇〔鄭氏曰〕置鑾於鑣。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鑾在衡。和在軾。〇〔毛氏曰〕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況廢反曰獫。短喙曰歇驕。〇〔朱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俴錢淺、收五棼音。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訓。鋈音。沃。續文茵音。敕亮反。暢因反。轂音。谷。駕我騏音。奇。馵音。之樹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之忍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孔氏曰。俴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也。兵車當輿之、五五束也。棼、歷錄音。祿也。梁輈、輈上句古侯反。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也。孔氏曰。棼歷錄也。輈者轅也。梁輈上曲句衡者。軏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轅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一輈之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棼也。○陳氏曰。輈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逼後軫。梁輈則夸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轅爲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轅則五分其夸。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棼。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反。軜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鄭氏曰。揜軜在軾前垂轅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孔氏曰。揜軜。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軜也。轅在轅前橫木映軜。故鄭氏云。軜在軾前垂轅上。謂陰板垂轅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頭不當衡。別以皮爲二靷。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左傳云。兩靷將絕。是橫軜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鋈、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靷環。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朱氏曰。揜軜在軾前軫上。靷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鋈續

陰板之上有續軔之處。銷金沃其環以爲飾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褥。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訓爲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朱氏曰。驪、驪文也。左足白曰騧。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爲蒸馬。名爲驪。知其色作蒸文。馬後足白爲騧。○〔孔氏曰〕婦人閔其君子云。言念君子。温然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朱氏曰。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騮古花反。騧是驂。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六轡見前章。○〔鄭氏曰〕赤身黑鬣力輒反曰騧。孔氏曰。今人猶謂此爲騧馬。○〔孔氏曰〕黄馬黑喙曰騧。○驪解見駟。○〔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騑芳非反也。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毛氏曰〕龍盾、畫龍爲盾也。合、合而載之。孔氏曰。盾以木爲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于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朱氏曰。盾干也。載之以爲車上之衛也。○〔鄭氏曰〕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毛氏曰〕軜、驂內轡也。孔氏曰。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而脅驪。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蘇氏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氏

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伐駟孔羣。九音求。矛溍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魯豆反。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直登反。滕。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伐。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伐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陳氏曰。今爲馬甲之札。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鄭氏曰〕孔羣者。言甚調和也。○〔毛氏曰〕九、三隅矛也。錞、鐏。徂寸反。也。孔氏曰。殳矛三隅。矛刃有三角。鋈以白金爲。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鐓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毛氏言錞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朱氏曰。鋈錞亦以白金鋈之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鄭氏曰。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左傳。狄鹿胸。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虎、虎皮也。韔、弓室也。○〔鄭氏曰〕鏤、刻金飾也。○〔毛氏曰〕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胷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是以金飾帶。若今之鞅胸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孔氏曰。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王氏曰。韔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閉緄、滕、約也。息列反。緄繩。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滕。然則竹閉一名柲也。緄。繫也。置弓柲裏。以繩繫之。因名柲爲緄。所緄之事。即緄滕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中納之韔中也。○朱氏曰。檠弓體使正也。○〔朱氏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毛氏曰〕厭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有敍也。○〔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敍。今乃

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釋文亾作𠀋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于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爲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興也蒹蒹葭、蘆也孔氏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疆蘆葦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爲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涉曰溯游○〔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氏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孔氏曰謂未乾爲霜躋、升也○〔爾雅曰〕水草交爲湄○〔毛氏曰〕坻、小渚也○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未止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口爾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遽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條稻、梅柟如鹽反也白色亦白宜爲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朱氏曰〕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星歷反之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渥厚漬疾智反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〇〔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范氏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〇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〇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〇〔毛氏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氏曰。黻之狀兩己相戾也。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繡。刺繡。〇〔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〇董氏曰。陳乾昔魏賴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〇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爲美者。死不爲義。不足美也。〇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遠。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大馬哉。從君求善雖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願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

所以靖前翁服此黼黻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陶淵明詩曰荊棘籬高墳黃鳥聲正悲○〔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于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鄭氏曰〕穴壙也○〔毛氏曰〕惴惴懼也○〔鄭氏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憨之○〔毛氏曰〕殲盡良善也孔氏曰盡殺我善人○〔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訓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罃穆公子。

鴥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之然反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鸇似鴈青黃色燕頷句喙響風摇翅乃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氏曰欽欽不解之意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〇〔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〇說文鴥作鴪。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駁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〇〔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草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薪爲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〇〔孔氏曰〕王肅云言

六、據所見而言也。〇〔陸氏草木疏曰〕駵、駵馬。駵馬、梓榆也。梓榆其樹皮青白駵犖遙視似駵馬。故謂之駵馬。毛氏曰。駵如馬倨牙食虎豹。〇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〇〔朱氏曰〕靡樂憂之甚也。〇〔蘇氏曰〕山則有樗。隰則有駵。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首悌隰有樹檖。首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襛矣檖、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〇〔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歎異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孔氏曰。康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于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襺古典反也。孔氏曰。玉藻云。繭爲襺。繒爲袍。純著新綿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〇〔陳氏曰〕仇怨也。〇〔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毛氏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〇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仙列反衣。近汚垢。朱氏曰。澤。裏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汚音烏垢古口反。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丈六。〇〔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力馳反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爲康書公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爲孝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卽位。循是心而賦詩。是可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充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成證反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古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衞。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毛氏曰〕乘黃四馬也。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渠、深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釋詁文　○〔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稻器也。簋、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簠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三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虙犧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設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孔氏曰明豬尚書作盟豬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〇〔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寧愼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氏曰〕子、稱幽公也。○〔毛氏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孔氏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崚狀。○〔朱氏曰〕言此人遊蕩於宛邱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鷺羽。

〔毛氏曰〕坎坎、鼓聲。○〔朱氏曰〕值、遇也。○爾雅曰。鷺、舂鉏。陸璣云齊魯謂之舂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鷺。青腳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毛氏曰〕鷺鳥之羽。可以爲翳。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

〔毛氏曰〕盎烏浪反謂之缶。孔氏曰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元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翿、翳也。○爾雅翿作纛。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敗冀反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孔氏曰。鷹劭云。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擾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甫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

〔毛氏曰〕枌。白榆也。栩。杼也。解見山有樞鴇羽。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〇〔張氏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兮婆娑。〇〔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范氏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〇釋文曰。差。韓詩作嗟。〇〔董氏曰〕說文引詩作市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視爾如荍。祁饑反貽我握椒。

穀。古文作㱿字。

〔毛氏曰〕逝、往也。〇〔鄭氏曰〕越於、謾總也。〇〔毛氏曰〕邁、行也。芘芣音毗浮也。陸璣云芣苢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〇〔孔氏曰〕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〇〔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芣苢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二章章四句。

衡門。誘音酉僖公也。愿音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孔氏曰。僖公孝幽公子。〇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〇輔氏曰。掖石經作亦。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饑。

〔毛氏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衡木爲之。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〇〔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〇〔歐陽氏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饑。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有爲。〇釋文曰。樂舊作樂。逸詩本有作爍。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〇〔鄭氏曰〕齊、姜姓。〇〔歐陽氏曰〕

其首章既言雖小國亦有可爲。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爲。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衛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奧。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少爲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烏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歌。五故反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氏曰。傳以晤爲遇。釋言云。遇偶也。亦爲對偶之義。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范氏曰。菅以爲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反　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　昏以爲期。明星煌煌。音皇

〔毛氏曰〕興也。粲粲然盛貌。○〔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粲粲矣。昏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氏曰〕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　昏以爲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粲粲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音閑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脩治則荊棘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荊棘。則當以斧斤

開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蘇氏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鴞戶驕反萃徂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毛氏曰〕鴞。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鴞一名梟。一名鵂鶹。嚭卬云爲梟爲鴞。俗說以爲鴞卽土鴞。非也。〇陸璣疏云。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萃。集也。訊。告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荊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顚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荊棘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梏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爲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畝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孔氏曰。宣公卉曰。莊公弟。

防有鵲巢。卬其忝反有旨苕。徒彫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卬、邱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卬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鄭氏曰〕旨、美也。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茂也。〔毛氏曰〕苕、草也。孔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邱。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蓨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誑也。朱氏曰。侜張。欺誑也。○〔朱氏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諛者至。邱言平廣之地。則有美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程氏曰〕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卬有旨鬷。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令音零適都歷反也。爾雅曰。瓿甋謂之甓。郭璞曰。甋甎也。○鬷、綏草也。陸璣疏曰。鬷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程氏曰〕惕惕、懼也。○〔歐陽氏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

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〇〔董氏曰〕鼃舊作蝦。〇說文引詩亦爲蝦。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王氏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敘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兮佼古爻反人僚音了兮。舒窈鳥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〇〔孔氏曰〕佼好之入。〇〔朱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〇〔毛氏曰〕悄、憂也。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〇〔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毛氏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〇釋文。皎作皦。曰本又作皎。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兮。舒慢於久反受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董氏曰〕皓月光。〇〔蘇氏曰〕懰好也。〇〔朱氏曰〕慢受。憂思也。蘇氏曰。慢受。舒之姿也。〇〔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〇釋文。懰作劉。曰本又作懰。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天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兮。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〇〔蘇氏曰〕燎、明也。董氏曰燎則其光與月並。〇〔朱氏曰〕天紹糾緊之意。〇〔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戶雅反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氏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繩證反馬。說音稅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爲駒。〇釋文。駒作驕。舊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〇〔東萊曰〕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爲靈公詆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詆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他弟音普光反泗四謗反沱。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毛氏曰〕陂、澤障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說文曰。蒲者、似莞音而褊。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符離。爾雅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符離。楚謂之莞蒲。○〔毛氏曰〕荷、芙音其居反蕖。爾雅曰。荷。芙葉。其莖茄。其葉蕸。其本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密莖下白翦在泥中者。蒲、謂房也。○茄古牙反。蕸音遐。密亡筆反。翦音若藕五口反。○〔鄭氏曰〕寤、覺音教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菌。古顏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

〔毛氏曰〕菌蘭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戶感大感反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輾張輦反轉伏枕。

〔毛氏曰〕菡萏、荷華也。〇〔李氏曰〕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氏曰、殽矜莊貌。〇〔朱氏曰〕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四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愼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卽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云鄶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其國北鄰於虢

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爲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爲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玦古穴反○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朱氏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云。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翱翔、猶逍遙也。○〔毛氏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制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博博。徒端反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期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〇〔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爲一歲服殿。〇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〇〔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慼人。〇說文：欒作臠。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〇〔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唯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尤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於既練之服，雖無所考，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爲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

之大名。則爲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爲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爲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丈羊反）楚。猗（姿利反）儺（奴可反）其枝。天（於驕反）之沃沃。樂（音洛）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

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毛氏曰〕萇楚。銚（音遙）弋也。〔孔氏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葦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孔氏曰〕猗儺然枝條柔弱。○〔毛氏曰〕天。少也。○〔呂氏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爲喻。

始苗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起竭反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程氏曰。匪風不和。匪車無法之車。○〔鄭氏曰〕迴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毛氏曰〕怛。傷也。○〔范氏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惡政之及民也。張氏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程氏曰〕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朱氏曰。顧瞻周道。而思王室。○前漢王吉引詩。偈作揭。怛作憚。

匪風飄符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迴風曰飄。孔氏曰。迴風旋風也。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溉、滌徒歷反也。鬵、釜屬。孔氏曰。釋器云。鼎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通言之耳。○鬵即陵反。甑同音。○〔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與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需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音浮蝣音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懲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懲則儉、無懲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擬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敘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孔氏曰、蜉蝣、郭璞曰、似蛣蜣、有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蛣起吉反、蜣音羌。楚楚、鮮明貌。○〔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朱氏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蓋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

耳者○說文楚楚作齟齬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澤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舍息也○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于萬反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孔氏曰共公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殺都外反彼其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毛氏曰〕候人道路迓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負荷戈殺謂人候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氏曰擔揭也○〔孔氏曲禮疏曰〕戈鉤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注云柲猶柄也○柲音祕○〔毛氏曰〕殺殳也孔氏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戈殳俱是短兵殺字從殳故知殺爲殳也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曹朝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毛氏曰〕芾韠也孔氏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縕烏本反芾黼於糾反珩音衡再命赤芾黼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綬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綬綬表也○說文曰高縣羊皮以驚牛馬曰殺則以殺爲表矣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正反其服

〔毛氏曰〕鵜洿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鴟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鵜當

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氏曰〕咮、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饑

〔程氏曰〕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舉知趨利靑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饑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饑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董氏曰〕薈集注作嬒孌作孌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鳲鳩秸於入反鞠也李氏曰鳲鳩爾雅以爲秸鞠方言以爲戴勝今乃鴣鶘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陳氏曰〕君子動容貌

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分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是有雜色飾○〔毛氏曰〕弁皮弁也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孔氏曰〕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綦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濛而後民濛之也

鴟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鴟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愷音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稂童梁孔氏曰稂一名童梁是禾之秀而不實者○〔鄭氏曰〕愷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氏曰〕泉

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洌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慨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寖。曰本又作浸。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粗。斜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蓍。筮草也。陸璣蟲魚疏曰。似藾蕭。青色。斜生。○京師解見公劉。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程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既芃芃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曾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豳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部今始平武功縣所治豳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氏曰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陽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敍己志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〇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

〇〔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

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敍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楊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常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嶢嶢莫知爲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楊氏曰〕七月備

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夏正爲紀○范氏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李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面西流矣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夸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月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斗建丑之月也○程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鄭氏曰〕褐毛布也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卒終也○〔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孔氏曰斗建寅之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

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予訓爲於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氏曰夏之二月斗建卯之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〇〔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也〇〔毛氏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孔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〇〔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〇〔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張氏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順舉七月爲言〇〔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〇〔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爲是故也○范氏曰孔氏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〇〔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敘先公號令之辭〇〔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〇〔董氏曰〕劈發說文作澤汲栗烈集注作栗列按烈從火不得爲寒氣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温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孔氏曰、即葛覃黃鳥也。懿筐、深筐也。○〔朱氏曰〕遵、循也。○〔毛氏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氏曰〕柔桑、稺桑也。蠶始生宜稺桑也。○〔毛氏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蘩、皤蒿也。所以生蠶。孔氏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祁祁、衆多也。程氏曰、韓奕諸姊從之、祁祁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孔氏曰、既感事苦、又感陽氣。○〔程氏曰〕殆、庶幾也。○〔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外、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氏曰〕春日則以温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於此之時、女執持懿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稺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及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朱氏曰〕殆及公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張氏曰〕此意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釋文殆作迨、曰音待。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尸宦章鬼反葦。蠶月條佗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宦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氏曰〕亂五患反爲萑。音丸加爲葦。孔氏曰。釋草云。薍似葦而小者。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孔氏曰。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籍。宮注云。曲。沽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植直吏反。槌直追反。○〔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王氏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鄭氏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毛氏曰〕斨、方鎗曲容反也。孔氏曰。破斧傳曰。隋鎗曰斧。方鎗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鎗孔異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氏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束而采之。○孔氏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然猗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掎。蓋掎而束女桑。女桑美徒奚反桑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爲掎也。○蘇氏曰。去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鵙、伯勞也。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翻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氏曰。翻。虛西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地寒氣之來。大率晚耳。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孔氏曰〕績、緝麻之名。○〔毛氏曰〕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元衣纁裳。孔氏曰。易下繫云。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爲衣。黃以爲裳。土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元衣纁裳之義。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王氏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

公子裳也。陽明也。孔氏曰。謂朱色光明。○〔鄭氏曰〕七月流火。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氏曰〕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程氏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元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孔氏曰。染以朱。孔陽爲難言。我朱孔陽。則元黃不足道也。○〔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裘。獻豜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曰。我朱孔陽。則己欲爲公子裳。取彼狐貍。則己欲爲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豳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偶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午裳。孔穎達謂績麻爲布。民自衣之。元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元冕。豈不用元乎。

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牽反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蜩、螗也。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穫、禾可穫也。隕

墜、隤落也。孔氏曰隕隤十月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皮葉落隊地爲隤。○〔鄭氏曰〕于、往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葦氏曰齊東郭書衣狸製。○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氏曰唯田獵人竭作、故曰同。○〔鄭氏曰〕不用仲冬、亦函地晚寒也。○〔毛氏曰〕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工之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隤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張氏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王氏曰〕隕隤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隤爲取貉狐貍之候也。○〔孔氏曰〕既言捕取狐貍、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氏曰〕獻豜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東萊曰〕貉、狐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貍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蜤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蜤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氏曰。考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朱氏曰。宇簷下也。○蟋蟀解見唐。蟋蟀。孔氏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毛氏曰〕穹窮窒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孔氏曰〕熏鼠令出其窟。○〔毛氏曰〕向北出牖也。孔氏曰。士虞禮云。牖戶間一名也。爲寒之備。不塞南窗。○朱氏曰。塞向以當北風。墐、塗也。庶人蓽戶。孔氏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孔氏曰〕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又曰。若總一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爲終歲。故上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孔氏曰〕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爲此者。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尙矣。商周特

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毛氏曰〕鬱。棣。大計。屬。薁。蕦也。孔氏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蕦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蕦乃盈反。○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李氏曰。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氏曰〕菽。豆也。○〔毛氏曰〕剝。擊也。孔氏曰。棗須就樹擊之。春酒。凍丁貢老刀反醪也。孔氏曰。此酒凍時醪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蘗必時。注云。古者穜稑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蘇氏曰。夏不可以釀。故爲此酒以繼之。○〔鄭氏曰〕介。助也。爾雅曰。介。右也。○〔毛氏曰〕眉壽。毫眉也。孔氏曰。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知眉謂毫眉也。○〔長樂劉氏曰〕壺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稍。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尚爾。孔氏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去團爲蔌之漸。○〔毛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麖菜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麖扶刃反。菜息似反。○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荼解見谷風。○〔毛氏曰〕樗。惡木也。孔氏曰。樓唯堪爲薪。故曰惡木。○〔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

可以不畜也。〇〔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〇〔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朱氏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賓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〇〔程氏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鄭氏曰。瓜瓠之苦。麻食之蔆。乾菜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之具。〇朱氏曰。瓜瓠苴菜。以爲常食。少長之義。尊儉之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毛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〇孔氏曰。踩踐禾稼。則謂之場。〇〔孔氏曰〕納謂納於場。〇禾解見下。〇〔孔氏曰〕種植嘉穀名爲稼。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爲稼。一曰在野曰稼。〇黍稷解見黍離。〇〔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董氏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按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穜音衆。所謂穋。〇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蒔之字。〇〔孔氏曰〕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〇〔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所納之備也。〇朱氏曰。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〇〔毛氏曰〕入爲上。出爲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〇程氏曰。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〇〔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董氏曰。嘉官府之役也。古

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鄭氏曰〕爾、汝也。○〔毛氏曰〕宵、夜也。○〔程氏曰〕綯、所用蓋屋。毛氏曰、綯、絞也。○孔氏曰、綯、繩之絞也。○鄭氏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鄭氏曰〕亟、急也。○〔毛氏曰〕乘、升也。程氏曰、乘屋蓋治也。○〔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曰廬之屋也。○董氏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閒可以治之。○〔孔氏曰〕播、種也。○〔張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范氏曰、亟其成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弓反　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　陰四之日其蚤。音早　獻羔祭韭。音久　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　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反　彼公堂。稱彼兕觥。虞彭反　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孔氏曰〕豳土晚寒、故可夏

正月藏冰。又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朱氏曰。幽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毛氏曰〕凌陰。冰室也。○〔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開。○〔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周官。凌人夏頒冰。○孔氏曰。西陸朝覿而出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鶉星之界。已十二度。鶉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孔氏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凌人注云。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邱氏曰〕肅。嚴氣也。○〔毛氏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氏曰。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食之饗禮。○〔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曰〕稱。舉也。○兕觥解見卷耳。○〔毛氏曰〕疆。竟也。○〔孔氏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爲下也。備暑所以爲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嘗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反鴞于嬌反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氏曰。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爲冢宰。中遜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鸋鴂。郭璞曰。鴟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鴟鴞爲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繼言狂茅鴟怪鴟。音寧。鴂音決。怪鴟則鸋鴂亦梟之類也。○呂氏曰。鴟鴞惡聲之鳥也。詩有鴞萃止。又翩彼飛鴞。又爲梟爲鴟。蓋梟之類。古拜反。梟古堯反。○〔歐陽氏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程氏曰。不知呼鴟鴞者。主何物。○〔鄭氏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歐陽氏曰。今鴟多攫鳥子而食。○〔毛氏曰〕恩、愛也。○〔程氏曰〕鬻育也。○〔朱氏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本程氏說。○〔程

曰。〕鴟鴞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朱氏曰周公託爲鳥言以自比。〇〔呂氏曰〕殷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殷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范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反天基命定命。周公荷不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〇〔東萊曰〕

鸮鴟、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鸮鴟。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言我恩愛勤苦。育養此子。誠可憫惻也。周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氏曰。徹、取也。桑土、桑根也。〇〔鄭氏曰〕綢繆、猶纏綿也。〇〔朱氏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〇〔鄭氏曰〕下民、巢下之民也。〇〔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閒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氏曰。亦爲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〇孔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〇

〔孔氏曰〕王肅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釋文曰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華氏曰石經作桑杜方言云荄杜根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撅京劇反拘俱局反也（孔氏曰說文曰撅持也拘謂以手爪拘持草也）○〔朱氏曰〕捋取也○〔毛氏曰〕荼萑苕音條也（孔氏曰藨爲萑萑苕謂瀏之秀穗也）○〔程氏曰〕蓄積租取也（王氏曰與租賦之租同）○〔王氏曰〕卒盡也○〔毛氏曰〕瘏病也（朱氏曰荼苕華可藉巢者）○〔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氏曰亦爲鳥言所以拮据捋荼蓄租勞苦而卒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曉曉呼堯反

〔毛氏曰〕譙譙殺色界反也翛翛敝也（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翹翹危也曉曉懼也○〔鄭氏曰〕音曉曉然恐懼告愬之意○〔蘇氏曰〕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

以比已既勞悴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釋文〕脩脩作滌滌孔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反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言樂音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敍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悅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罷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歸士完全○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氏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敍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朱氏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文字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羣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與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反枚莫杯反蜎蜎烏乎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毛氏曰〕慆慆、言久也。陳氏曰慆、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孔氏曰〕零雨、零落之也。○〔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也。○〔王氏曰〕止使人毋爲謂之勿。○〔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行、陳也。○〔毛氏曰〕枚、微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大閱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繩結項中。事法止語爲相疑惑。○箸直慮反。繩戶卦反。蜎蜎、蠋貌。桑蟲也。孔氏曰釋蟲云蠋、蜎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蟜非云蠶似蠋。○蜎烏木反。蠋音烏。○〔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朱氏曰烝、發語聲。○〔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鄭氏曰〕獨宿於車下。王氏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將卒有所倚止則爲營衛、與甄幡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鄭氏曰〕敦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范氏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朱氏曰〕其在塗也、觀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蠋卷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處於車下也。○說文蠋作蠈。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敦其情而閔其勞。○〔毛氏曰〕

我心西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所交蛸蕭反在戶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蠃、栝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蠃之實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陳氏曰〕施延也果蠃蔓生延施于宇下○〔長樂劉氏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毛氏曰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委於爲反踦起宜反○孔氏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程氏曰〕町畽、廬傍畦壟爲麋鹿之場也。王氏曰町畽鹿場者町畦村畽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爲田里所聚○〔孔氏曰〕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也○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鑪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程氏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蠃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鄭氏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朱氏曰〕此則述其

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鸛、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鸛、雀也。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將陰雨則鳴。○〔毛氏曰〕垤、蟻魚綺反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蟻封土爲冢以避溼。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溼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王氏曰、垤是邱垤也。○〔鄭氏曰〕灑掃、埽拚甫問反也。與篇曰。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穹窒、謂鼠穴也。埽除也。穹窒者窒所壅土也。○〔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朱氏曰〕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王氏曰、聿、遂也。念其將至而灑掃。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釋文曰、栗、韓詩作蓼。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勉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縭。九十

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嫁也。〇〔毛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騢白曰駱。孔氏曰。謂馬色有騢處有白處騢赤色也。縭、婦人之褘許韋反也。母戒女施衿其嬰反結帨。孔氏曰。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〇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綏也。注。綏、繫也。〇又曰。衿謂之褘。注。衣小帶。〇帨始銳反。舊音見反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〇〔程氏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駱。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朱氏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銳曲容反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說文曰斨、方銳斧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爲公之爲。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爲此詩者爲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氏曰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人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蓋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銶鑿屬。遒、固也。鄭氏曰。斂也。○朱氏曰。斂而固之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董氏曰〕遒集本作犍。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遙反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鄭氏曰〕則、濛也。覯、見也。之子、指周公也。○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旅人爲豆實三而成穀。崇尺。〔鄭氏曰。籩豆其容實皆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旅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毛氏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濛。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毛氏曰〕興也〇爾雅曰緵子弄反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竇也〇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〇〔陸氏草木疏曰〕鱒似鱄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鱄赤眼〇魴解見敝笱〇釋文曰袞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〇〔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雁〇〔毛氏曰〕遵循也〇渚解見江有汜〇〔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覲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狼解見遠。○〔毛氏曰〕跋、躐力輒反也。孔氏曰。跋前行曰躐。○〔孔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頷下懸肉也。○〔毛氏曰〕疐、跲其劫反也。說文曰。跲、躐也。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鄭氏曰〕公、周公也。○〔程氏曰〕遜者、避而弗居也。劉氏曰。公孫、豳公之孫。謂周公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鄭氏曰〕王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元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王氏曰〕凡人所焉以爲安。故几几安也。毛氏曰。几、絇貌。絇音劬。○孔氏曰。謂舄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朱氏曰。安重貌。繶於力反。縫扶用反。○〔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所以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董

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孳。說文一作己己。一作孳孳。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反瑕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〇〔程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